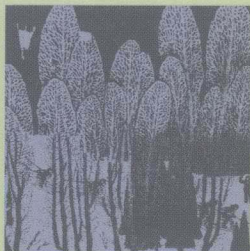
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2

20SHIJIMO
WENXUE
ZUOPIN
JINGXUAN



阿里·毕淑敏

对面·铁凝

温故一九四二·刘震云

.....

单身贵族

三

公认的名家名作，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，
角文的坛新人之力作，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，
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。

雷达◎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2

阿里·毕淑敏

对面·铁凝

温故一九四二·刘震云

.....



单身贵族

白烨 雷达◎编选

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单身贵族

编 选:白烨 雷达

责任编辑:崔卓力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80 千字

印 张:20.25

版 次:2010 年 6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803-5

定 价:109.00 元(全四册)



目录

CONTENTS

阿里	毕淑敏/1
对面	铁凝/70
银饰	周大新/113
热的冬	苏洲/178
如 戏	张 欣/232
单身贵族	钟道新/307
张生的婚姻	张村/386
人类的起源	叶非言/446
温故一九四二	刘震云/521

1

目
录



匡云浓不再说话，他轻轻地爱抚着佳希，每一寸的肌肤都自他的手中滑过，神情如同他工作时的专注。佳希没想到自己的身体，丝毫也没有抗拒这种陌生的指温，反而如久旱的土地迎接着甘露的滋润，甚至连本能的排斥都没有发生就已经迅速地在这种爱抚融为一体，她一动不动地在静寂中体味着。

当她的衣扣被缓缓地解开，线条柔丽的双肩在夜色中显现出玉肤冰肌，珍珠光泽，淡粉色文胸托起的乳峰，陡峭而挺秀，匡云浓忍不住将佳希紧紧地拥入怀中。

这时他才以一个男人的冲动去亲吻她的面颊和樱唇，猛然下意识地抬起头，“怎么，你哭了？”

的确，成串的泪水自佳希的眼中滴落。

匡云浓大力扳过佳希的肩膀说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佳希低下头去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感谢你刚才那样地爱抚我，我没觉得我的肌肉和皮肤都是僵硬的吗？反应也变得迟钝，甚至血液的流速都是慢吞吞的吗？！……”

“你说下去。”

佳希沉吟了片刻，“没有什么呵，我们继续……”

“你说下去。”匡云浓固执地说。

良久的沉默之后，佳希突然伏在手臂上，带着哭腔说，“我渴望爱抚，可是我没有欲望，没有欲望你懂吗？！我缺的不是这个……”

不等匡云浓反应过来，佳希的饮泣已经酿成恸哭，她把头彻底地埋进臂弯里，她似乎是在对自己说，“……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……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……”

匡云浓莫名其妙地惊问道，“哪一步？你别吓着我呵，我可从来不干逼良为娼的事。”

佳希不说话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，而后抬起头来擦擦眼睛说，“好了，我没事了。”

于是匡云浓站起来拍拍屁股说，“那我们走吧，大门锁了，猎豹是开不出去了，我们翻墙出去。”

佳希抓住他的一只胳膊说，“云浓，你生气了？”

匡云浓背起地上的牛仔包准备走。

佳希道，“我问你话呢！”

匡云浓道，“你为了看大眼球其实不用天天来，等竣工以后我会通知你。”说完一个人在前面走了。

校园里空空荡荡的，正值学生放假期间，可以想见的原本热闹非凡的篮球场和食堂等地，目前空无一人。偶尔，会有一两辆自行车在柏油路上撒着野地横冲直撞，可能是某个留校生以此来发泄寂寥的心情。

佳希一边走一边辨认着，弱萍和天游所在的大学离市区挺远，她并不常来，加上不记路，每回都有些犯迷糊。

弱萍住在院工宿舍的白楼区，一幢一幢的都是同样式的六层公寓楼，在稀疏的凤尾树的包围之中。

早晨，佳希起了一个大早在工作室阅读剧本，这部电视剧《冷暖黄昏恋》的服装设计的营生是海之给她找的，当电视台的人拿着合同和借人费用到研究所找所长签字认可时，所长第一次向佳希投以赞许的目光。

剧本把中老年人物的感情写得起大落、撕心裂肺，看得佳希直出汗，她把想象中的人物形象一个个画在草图纸上正待琢磨，电话铃响了。

是母亲，她说：“佳希，你抽空去看看弱萍吧，她最近总是跟天

游闹别扭……”

佳希稀罕道，“会有这事?!”心想弱萍已不是红尘十丈中人，哪来的凡人之扰呢?

母亲道，“天游来找了我两次，我打电话去说弱萍，你知道她这个人，态度总是蛮好的，不急不火，但是又没有什么改变，令天游老大的不满意。”

“是不是有年轻漂亮的研究生要与天游师生恋，天游想叫弱萍看开一些?”

“这么复杂就好了，尽是些莫名其妙的小事……”

“说一件来听听。”

“我也说不清，现在的许多事，别说去做，我真是连听都听不明白了。”弱琳叹道，“再说最近，我要陪你爸爸去气功训练班，他现在正在练习‘神仙一把抓’，每天兴兴头头的我也走不开……”

275

“好了好了，待会儿我去一趟就是了。”

佳希找到弱萍家，来开门的正是弱萍，穿着佳希设计的一套时装，细碎格子的短袖上衣，下面配静色的一步裙。这装束令佳希眼睛一亮，“哇，你真是太美了。”

弱萍笑道，“你这是赞美我还是赞美你的设计?”

佳希认真道，“你怎么离得开我的设计?设计又怎么能离开你的气质呢?”

弱萍叫佳希坐，动手给她泡茶，又说天游去图书馆了。最后才说，“你的设计还是有人欣赏的，像我们学校的香港学生，把这些样式介绍给她做服装业的父亲，她父亲就非常欣赏。”

佳希惊喜道，“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也不见你打电话给我，要是我今天不来……”



“你听我说嘛，可她父亲只同意买断你的设计，仍要用他们的名字发表，完全与你不相干了。”

“叫我当枪手?! 门儿也没有!”

“所以说嘛，我就知道是这种结局，电话也省了。”

“依着弱萍你的高见呢?”佳希试探道。

“不妨考虑一下，曲线救国。”

佳希喊道，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弱萍，恕我直言，你现在有点向俗势力低头呢!”

弱萍笑道，“你跟天游的腔调真是一模一样。”

佳希道，“我们又不比香港人低一等，犯不着受这种鸟气!”

弱萍仍旧语调平平地说，“你根本没有进竞技场，有什么资格谈高低呢?!”

佳希被噎得没说出话来，一只手指在写字台上乱划，她并没有沉思，只是一贯的思维在这里被绕了一下。

这时她发现桌上堆满了一盒盒的名片，便问弱萍道，“你不是从来不印名片吗?”

弱萍道，“不是我的，暑假没事帮人设计和推销名片。”

“推销一盒多少钱?”

“除去成本大概两块多吧。”

“天游就是为这类事生你的气吧?”

弱萍点头道，“他这个人一向讲究师道尊严，讲究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所以只有我来干这种事。天游研究的学科比较偏远，几乎没有人请他外教上课，当然也就没有额外的收入，可是花销和大家一样，一天比一天膨胀，他身体又不大好，我也得为以后着想……”

佳希道，“可是推销名片实在是杯水车薪啊。”

“我还去了家教市场。”

“有家教市场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跟保姆、民工市场一样啊。”

“有人请你辅导子女考大学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有一个总经理秘书要找一个‘说话’。”

“‘说话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跟《戏说乾隆》里的‘答应’似的？！”

“差不多吧，总之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，父母亲又忙，加上有的孩子内向一些，说话就结结巴巴的，‘说话’就是培养孩子对话能力的。”

佳希听奇闻一样，“孩子有多大嘛？”

弱萍道，“八岁。他挺喜欢我的，人家的报酬也付得高。只是天游对这种养在高楼深院里的孩子很看不惯。”

佳希苦笑道，“他看不惯的是物理系的高材生沦落成了‘说话’。”

弱萍笑道，“人生是一段一段的，原先的世界已经在身边轰然消失，也只好面对现在的世界了。”

令佳希钦佩的是，弱萍从从未有过迟暮美人式的顾影自怜。无论有多少不理解，都被这钦佩包容了。

两人正说着话，忽然被一阵争吵声惊动。她们听见天游文绉绉的叫骂声：“滚，你给我滚。”

弱萍从窗户上探头一看，话都没说一句就冲出门去，佳希紧跟在她的后面。

林荫道上停着一辆漆黑锃亮的平治 500 型的轿车。一位衣冠楚楚秘书模样的人被天游阻在楼下单元大门的门口，秘书倒是颇有涵养地在赔笑脸。

弱萍跑过去连忙说，“马秘书，真对不起，天游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大好……”

天游打断她的话说，“我脾气很好，实在是这件事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”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衫，长裤与旧皮鞋也都是一尘不染的，两鬓斑白，腋下夹着一大摞书，他仍旧冲着马秘书不客气地说：“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钱，就可以买到尊严。”

佳希听天游的话，忍不住发笑，因为实在像三十年代的话剧对白。

马秘书低声说，“我们总裁派车接弱萍老师去‘说话’，本身就尊重她哦。”

天游气道，“别提你们总裁了，谁知道都是些什么货色?! 弱萍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不要去！他们对你居心不良！”

已经有了一些围观者，弱萍不便与天游论理，便对佳希说，“佳希，你陪天游回家等我。”说完便与马秘书匆匆地上了平治轿车。

天游气得面色铁青，冲着轿车喊，“弱萍，你不用回来了！”但还是被佳希硬拽着回到二楼的家中。

关上门，佳希便说，“天游。你也太不近情理了，过去你家庭负担重、弱萍的成份又高。家里没有一点积蓄，你看这些家具，还是七十年代末的样式，电视机也只有十四吋……如今是一个金钱社会，弱萍去当‘说话’的确是杀鸡用牛刀，但也是为你们的晚年过得好一点……”

天游慨然道，“富贵于我如浮云，我们也就是穷点，但还不至于饿饭。弱萍过去在乡下吃过很多苦，无论别人怎么看她，在我心目中，她是无比圣洁的。”

“难道她跟一个八岁的小孩‘说话’就不圣洁了吗？”

“开始是这样，一辆丰田跑车来接她去‘说话’，我心里虽然不痛快，但是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知道弱萍一直在攒钱想给我装修一间书房；可是后来，丰田车换成了宝马车，她是去跟总经理‘说话’了，再后来就是这辆平治，‘说话’的对手变成了总裁，他都已经七十多岁了，谁知道他对弱萍安的什么心？”

“弱萍回来怎么说？！”

“她还能怎么说？她这一辈子，甜酸苦辣什么不是原样吞下去，哪一样她吐出来了？她说总经理是要跟她谈天文地理、风土人情，而总裁是跟她谈《资治通鉴》和《二十四史》。你相信吗？反正我不信，我想弱萍一定是忍辱负重的。”

佳希不语，陪天游默默长坐。纵然是事态没有天游设想的那么严重，单就金钱可以买到智慧女人的谈吐，到底令她多少有点触目惊心。

等过了吃晚饭的时间，弱萍才回来，面色平静地提一把青菜和一块肉，“你们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们下肉丝面。”见天游不说话，泥塑一般地望着窗外，便走过去对他说，“我已经跟他们结了帐，再不去。”说完去了厨房。

佳希踱到厨房，见弱萍在低头切肉，便走近她说，“弱萍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总裁留你吃豪华晚宴，还送你大把的玫瑰花你在半路处理掉了？！”

弱萍笑道，“人家娇妻美妾、佳人如云，有必要这么做吗？”

“可是那些人不懂《二十四史》。”

“你们看重我，是因为对我倾注了大量的亲情，而我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个记忆力过人的老太太。”

“去给那种人解闷，这更令我心酸。”

“有钱人也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，也会有怀旧的情怀，花钱请一个‘说话’，并不过份呀。”

“这和在歌舞厅一掷千金，在按摩中心买钟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“佳希，不是每个人的经历都像你一样，顺利地考上大学之后又顺利地当了设计师。你不屑一顾的事情，要允许别人尽心尽意去做。”

佳希还想申辩，看见面条汤汹涌澎湃地溢出来，急忙拿起锅盖。

弱萍一边往里面放着青菜一边说，“我们也别争了，反正这个饭碗已经砸了，佳希，今后有适合我的第二职业，一定请你多多关照哦。”她学着日本人的语气说。

佳希注视着弱萍片刻才说：“你好像急需一笔钱呢……”

弱萍做了个手式，意思是叫佳希声音小一点，她看见佳希的眼睛里充满疑问，便拍拍她的后脑勺说，“有些事你不必知道的那么彻底，于事无补还要平添许多烦恼，总之，替我留神就是了。”

肉丝面条放到餐桌上之后，天游从刚才枯坐的地方站起来，看也不看餐桌一眼，径自走进卧室，砰地把门关上。弱萍冲佳希做了个鬼脸，“他还在生我的气呢。”

佳希笑道，“天游怎么跟小孩似的？！”

弱萍给佳希盛面条，“他就是这样的，对我的感情永远停留在大学时代，到现在，哪个男老师跟我多说句话，做实验的男同学到家里来多找几趟，他都是要生气的。”

“好痴心哦，可以成为爱情标本了。”

“你想，他不痴心能傻等那么多年吗？那时候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我而去了……他给我来信，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他是谁。”

佳希托着下巴，充满向往地望着远方，“好美啊，这真是本世纪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童话。”

当那幅明丽的广告牌映入眼帘的时候，佳希着实被吓了一跳。一时，她很难相信，这么精美的广告片是出自丰收的那个实在寒伦的手工作坊。

丰收站在她身边得意洋洋地说，“怎么样，很壮观吧?!”

佳希呆呆地问道，“怎么能做得这样大?”

“拼接的嘛，你看不出来吧?! 这就是高科技的魅力。”

傍晚时分，佳希在工作室的厨房做三明治，丰收突然来电话说要开车来接她，然后风风火火地把她带到这里，这里是外贸中心广场，广告牌一幅接着一幅。

画面上的女孩抱一大捧野花微笑，后面是风景如画的旷野。佳希问，“这是什么广告?”

“牛奶。”

“没有牛也没有奶啊?!”

“可是有喝牛奶长大的女孩，多么健康美丽!”丰收仍旧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，“我们终于跻身于广告牌工艺制作的行列，你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!”

佳希只是随意问道，“这一次赚了多少钱?”

丰收马上警觉道，“还不能给你买钻石戒指，佳希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佳希冷笑道，“我没指望这辈子珠光宝气，问题是我们家传下来的房子得保住。”

“我是准备还一部分贷款，可是佳希，你知道吗? 工厂急需一间临街的铺位作门市，我们总不能在家里跟人家谈生意吧?!”

“我看也没有什么不行的，家里不是已经成了门市了吗？我问你，大臭二臭什么时候可以业务归口啊？！”

“你怕人家不想走啊，是我好言相劝留住他们，比如看门市，听电话和对付来来往往的客户。”

“大地呢？可以归故里了吧？你已经过了最困难的时期，人家有人家的人生道路，你包得了吗？”

“大臭二臭走大地都不能走，他要到外面跑，上门拉生意，谈价钱，除了他我还能相信谁？”

佳希有气无力道，“看来你们是要团结、战斗、胜利在一起了。”说完，欲转身离去。

丰收抓住她的一只胳膊，“佳希，给点面子，我在南海渔村定了一桌龙虾餐，他们已经先去了。”

想到与大臭二臭为伍，佳希真是没有什么兴趣，但又不能太扫丰收的面子，只好跟着他前往。一路想，何以有吃龙虾的钱而没有买钻戒的钱呢？佳希想不通从商的人都是怎么思维的，即便这个人是自己的丈夫。

这一顿酒喝下来，只剩下一个清醒的人就是佳希，因为看不惯大臭二臭蹲在椅子上猜拳，丰收和大地醉得围着餐桌转圈子，其它食客纷纷侧目，冷眼看这一幅暴发户吃酒图。佳希无地自容，几乎没有吃什么。

出南海渔村时，二臭搀着大臭，佳希架着丰收，剩下一个大地，一直是按之字形的路线走道。丰收是没法驾车了，车便扔在路旁，佳希叫了两辆计程车把人送回家。

闻着丰收一身的酒气，佳希恍若隔世，这个紧贴着自己沉睡的男人，似乎是完全陌生的。但是当她的手轻轻地插入他的黑发，在

他的头皮上缓缓抚摸时,那种久违的,万分熟悉的情感又涌向她的心头。毕竟,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,不仅有着肌肤之亲,也曾是对方唯一的依傍。她还记得丰收总是在极度疲劳困顿之后,伏在她的脑前熟睡,任她的纤指在他粗硬的头发里划来划去。

回到家中,所有的男人都像烂泥一样瘫在床上和沙发上。久不思归,佳希举目望去,家里比以前更加凌乱不堪,称得上满目苍凉了。

到处都是灰,窗帘大半边掉了下来,满地都是东西,无法下脚。小芬一个人笑嘻嘻地在厕所洗衣服,佳希本想说她几句,转念一掂量,她一个女孩子,要管四个大男人吃饭、换衣,外加晚上送夜餐,哪里还有空打扫卫生呢?!

小芬自阳台上收回干净衣服,佳希帮她叠,看她两眼说:“你这个人好奇怪,一个人干活傻笑什么嘛。”

小芬捂住嘴笑一阵说,“姐姐你不知道,丰收哥哥说赚了大钱就在番禺买房子,可以跟进两个户口,就把我的户口给迁进来。”

佳希想说,听他瞎吹牛,我家的房子还在银行抵押着呢,总共就出了那么一两块广告牌,许愿都许到小芬那里去了。

佳希叠衣叠到丰收的背心,黄黄旧旧的上面还有两个洞眼,想到他开二手车握大哥大吃龙虾也不过是撑住门面,其实对自己,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爱惜。自己如果长时间的不在他身边,两个人会越来越远,这场婚姻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?

或许应该为他挣上一笔钱,而不是半夜起床送面条。用钱清除大臭二臭和大地,请正式的秘书在门市上班,请总管到工厂去管理制作业务。家里就可以恢复两人世界了。

这个结果对佳希来说非常重要,因为没有哪一个女人是不看

重家庭的。

尽管佳希很不屑于想到挣钱的办法，比如答应弱萍给香港的某服装业当枪手，给海之挂电话同意给三四流的楼堂馆所设计职业服，他妈的，权当是为家庭做伟大的牺牲了。

正在为自己的献身精神感动呢，电话铃响起来，小芬去接听，支支吾吾的眼神也乱了。佳希走过去，抓过电话来，便听见一个女声娇媚并且充满挑逗的声音：“丰收吗？我是你的茵茵啊，不是说今天晚上见我吗？害人家白等……”

佳希啪地一下挂断电话，脸色顿时变得惨白，胸口又突突地直跳。听刚才的声音，便想到电影里红灯区的一龙一凤，穿性感睡袍散着头发，大腿翘着老高给长期客户轮番打电话。

佳希厉声问小芬，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芬吓得结结巴巴道，“我不知道呵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有时这个女人会打电话来……”

佳希在火头上，气得大力摇醒醉在床上的丰收，“我问你，茵茵是谁？”

丰收强睁睡眼，仍旧茫然，“什么茵茵？酒的牌子吗？”

“你装什么糊涂！是个女人！”

“女人？……茵茵？噢——”丰收似乎认真地想了想才色迷迷地说，“是一个大波妹。”

佳希的手一松，丰收又像水泥麻袋一样地倒在床上，昏天黑地地睡起来。既已说出茵茵是一个大奶子女人，想必也是领略过了的。佳希一时觉得万念俱灰，刚才对家庭的满腔希望顿时作作零。

没有赚到商家的钱财，却染上了他们全部的恶习，难怪他对春药也如此通晓。如果佳希不是偶尔归来，偶尔接听了电话，她万想

不到丰收会走得这么远，令她已经无从理解。过去的丰收，他或许会爱上直发披肩的纯情女孩，是决不肯与烂女为伍的。

这样一个丈夫，不但属于大臭二臭，属于大地和他自己的那个贫寒家庭，同时还属于茵茵，那么给佳希还剩下什么呢？！或者说剩下多少呢？

佳希是没有多少门第之见的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谁又能完全离开自己的人文背景孤立存在？！当初与丰收的结合，无论是附庸风雅还是追求艺术，但总之是志同道合的。今天，许多表层的东西被生活无情地剥落，赤裸裸面对的，是生命最实质的那一部分。毕竟，丰收除了母亲是工人以外，生活在一个司机之家，从父亲到兄弟包括大地都是把握方向盘的，他们无疑有朴实的一面，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有油滑、粗俗、势利等习俗，一旦丰收离开了艺术的束缚，对这一类习俗的迎合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。

尽管佳希以前也没有见过很多的钱，但是见过权力，见过尊重，见过父亲过往的威严和母亲年轻时良好的品位，使她无论走到哪一步，也是决不肯媚俗的。

其实，一个男人有一两个女人这种事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佳希从茵茵身上看到自己与丰收本质上的差异。这是最令人绝望的。

她注视了一会烂醉如泥的丰收，转身离去。

这是她第二次离家出走，但意义却是迥然不同的。如果说上一次还仅仅是小夫妻吵嘴。她要耍小姐脾气自纷乱的家庭逃离，那么这一次的出走已经变得想当冷静和漠然，多少有点怕是不能回头的感觉了。

来到大街上，佳希漫无目标地走着，想到过去看劳燕分飞的朋友，总感到是很大一担事，轮到自己，也不过尔尔。这样一种婚姻，